



郭子平



我到演員的時候



新凤霞回忆录之十

我当演员的时候



我当小演员的时候

著 者/新凤霞

插 图/丁 聪

责任编辑/邵宏志

装 帧/马少展

出 版/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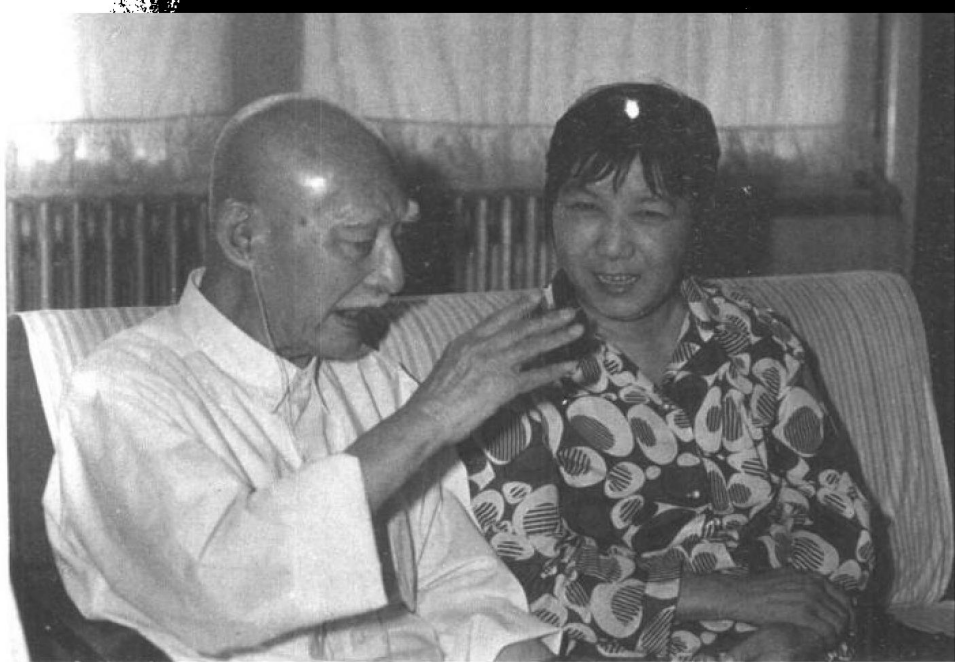
发 行/新 华 书 店

印 刷/北京新华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255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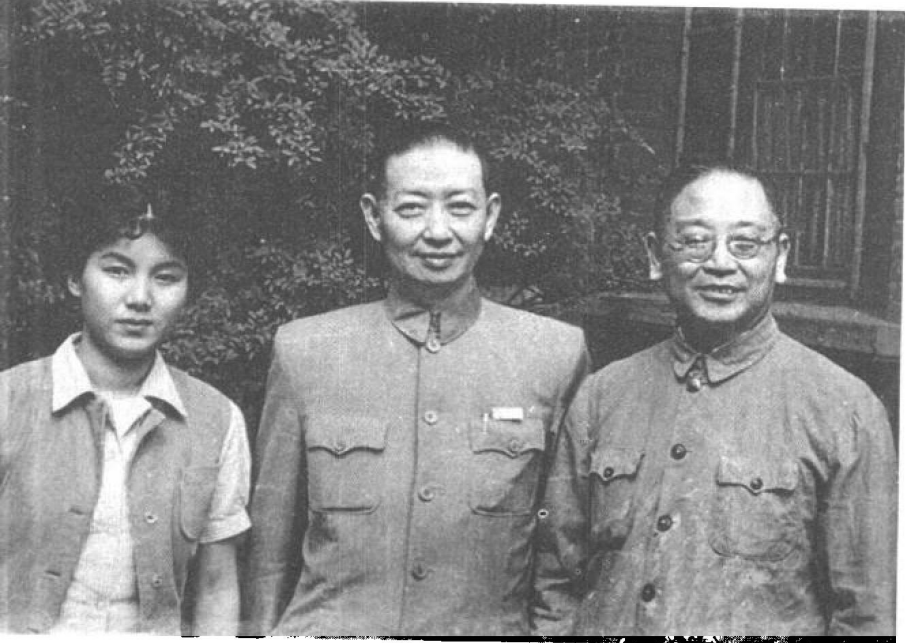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02·64 定价 3.00元



与叶圣陶合照

（一九八二年）



与梅兰芳、欧阳予倩合照（一九五一年）



与洪深合照

（一九五一年）



与王昆（前排左二）

郭兰英（前排左四）

合照（一九四九年）



与川剧演员

阳友鹤合照

（一九五二年）



与黄永玉合照（一九八三年）

与丁聪合照（一九八三年）





吴祖光 新风霞（一九六三年）



摄于一九六四年



演《乾坤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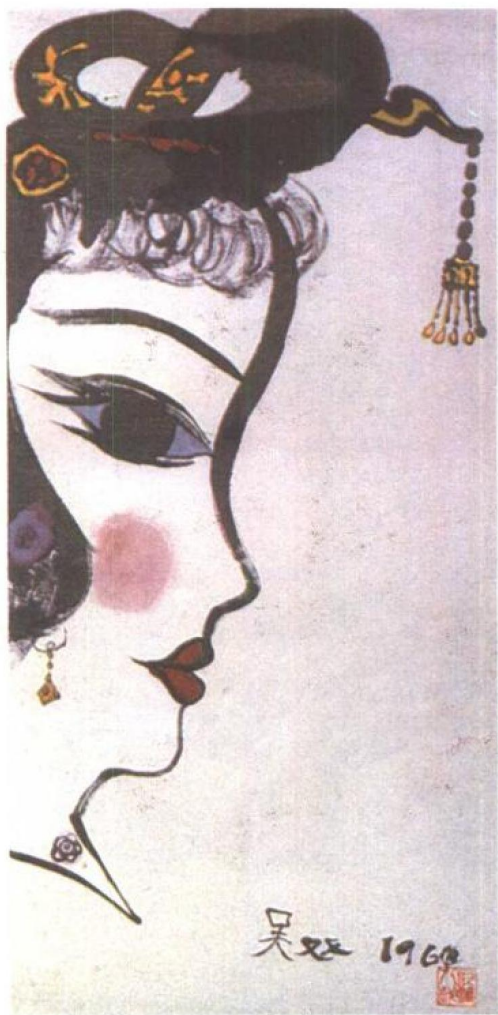
(一九六五年)

与赵丽蓉演

《杨三姐告状》

(一九六四年)





女儿双双八岁时为妈妈画像



在电影《闯江湖》中演《风还巢》

(一九八四年)

不一定是序

黄 永 五

新凤霞真漂亮。

认识她已经有三十年了。她是好友吴祖光的妻子。我是先认识她之后才认识“评剧”的，看了她的《刘巧儿》才明白“评剧”有那么灿烂的世界。

现在她病了，不再演戏了，走不好路，上我家来时还让她的孝顺儿子背上三楼。那么，一晃三十年，老、弱、病、残四个字她可都全占上了。

遇见好看的女同志，当面或背后我倒是从不称赞的。我们土家族有句老话：

“叫‘好’就毁了‘好’。”

对人对己，我看恐怕都是这样吧！

如今新凤霞已经五十有几了，一出门就前呼后拥地坐在轮椅上，但是，见到她的人仍是没有人会说她不是一个漂亮人物的。

古斯巴达人因为战斗，身上脸上带着的伤疤越多据说就越漂亮，那显然不纯粹是生理原因。

所以我有时推着她的轮椅总是十分感动。

她从来不叫苦，大口大口地喝着苦水，连呛也没呛过一回。她也并不是什么礼教很深的大家庭出身的姑娘，哪来的那么从容，那么临危不惧？真是天晓得。

好友吴祖光是位极调皮又极容易闯祸的好人。一九五七年大祸临头，他倒象是极轻松的，卷起包袱上北大荒旅行，拍拍屁股走了。家里呢？剩下凤霞。有祖光的妈妈和三个颇为勇猛的幼小的儿女及一大帮亲戚六眷。祖光几乎一贫如洗，凤霞这个每天都要登台献艺的大演员，却被动地担任了司令、政委和后勤部长的职务。

六十年代初，“绝塞生还吴季子”，祖光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。还来不及笑上十次，于是运动又一个跟一个地热火上了。接着就是无人不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当然是用不着再去重复的。

凤霞和祖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的人，凑合在一起却是非常协调。吴在前台，她在后台；吴在外头闯祸，她在家里承担。吴从小是个“神童”，她呢？写家信时能把“喝粥”弄成“喝溺”，把“摔我”写成“揍我”，把“赡养费”说成“折旧费”，把“布莱希特”叫成“希特勒”。

现在他们俩都老了，朋友们也都老了。我们家和他们家有两代人的交情，我的妻子和凤霞是极谈得来的“死党”，孩子和孩子又都是“铁哥儿们”。多少年来，一直觉得他们这一对夫妻可真算得是“钢铁般的恩爱夫妻”。

多少年的朋友，何况我并非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鼎鼎大名的吴祖光加上我，哪能一点点好笑的故事都没有呢？只是自从新风霞给我打了个极严肃的电话，委任我为她的第三本书写序的任务之后，我一肚子温暖的笑料忽然一下子都说不上来了。

做了半辈子朋友，才明白评价这位漂亮美丽的朋友是一件多么庄严和神圣的事。

一九八四年五四节

目 录

不一定是序 ·····黄永玉 1

过家家 ····· 1

桃花变煤球 ····· 8

戳 腿 ····· 13

先学会受罪 ····· 16

我的艺名 ····· 21

卖啤酒 ····· 33

可熬出来了 ····· 39

吃什么都是香的 ····· 46

长虱子 ····· 53

跟曲艺演员同台 ····· 59

我当小演员的时候 ····· 68

四十年前的灾难 ····· 95

火 灾	100
二 姨	107
当 当	120
就是要看戏	132
学 人	141
张口饭	155
傻福——水锅大爷	168
好 睡	187
学戏难，唱戏更难	197
发 愁	204
胆 小	207
没出息	210
师徒如父子	213
新旧社会坐火车	218
粉墨生涯忆上海	236
闺女赔钱货	261
忆云南	305
创新腔不容易	323
说说《乾坤带》	327
我和京韵大鼓	340
我的唱腔创作	343